

上海书店出版社 孟天祯 著

孔祥熙前传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孟天桢著

孔祥熙前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祥熙前传 孟天桢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1

ISBN 7-80622-436-X

I. 孔… II. 孟… III. 孔祥熙-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67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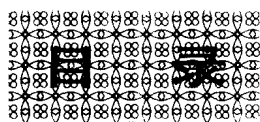
孔 祥 熙 前 传

孟天桢 著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程 钢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 424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6.75
印 数	0001-3000
出版日期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436-X/K·116
定 价	12.5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孟天祯，字子兴，原籍山西清源，毕业于孔祥熙所办山西铭贤学校，后以门生身份，长期追随孔氏而供职旧中央银行。抗战期间，在重庆撰成叙述孔祥熙早年经历的传记，其中多数资料得自孔氏口述，完稿后复经传主自己校阅。当时仅油印若干册分赠同乡朋好，迄1969年，始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以《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为题排印。书中虽多溢美之辞，对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及义和团运动等历史事件的认识和介绍，亦多错误，乃至失实，但于传主专题研究，仍不乏资料参考作用。兹略加文字处理，并据其内容另标书名后刊行，以饗学人研究需要。书中原有分节标题，概予保留，连同行文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上的局限，识者当能鉴别。



山西太谷金融中心	1
善念心田学吃亏事	3
井儿院里一举得男	6
脖子长疮进洋医院	8
只准念书不许信教	10
华洋对比触目伤心	13
负笈远游父老大嘣	15
魏禄义死平生之憾	17
宣扬圣道批评朝政	19
老师光火给他零分	22
庚子拳乱扶清灭洋	25
仗义勇为全凭热性	28
亲眼目睹火烧洋人	31
太原城中腥风血雨	34
孔祥熙被乃叔软禁	37
黑名单上有他的份	39

匿身木柜脱离险境	41
八国联军血洗北京	42
佐李鸿章阻止联军	43
协助解决山西教案	46
见重合肥中堂大人	50
李合肥促成美国行	51
荣膺“华夏两英雄”	54
密谋行刺慈禧太后	55
出国前夕族人阻挠	56
箱笼齐贴议和大臣	59
白玉傻子的故事	61
孔祥熙畅谈镖术	63
票号之秘听因果歌	66
念的不是财政经济	69
最敬仰的两位洋人	70
剪去辫子西装革履	73
遇康保罗引为知己	75
转学耶鲁他学矿物	78
克利夫兰初见国父	80
邮传尚书登门拜访	83
剪辫子山西数第一	86
孔“大人”片言折狱记	88
谁抽鸦片掘坑活埋	91
男生女生谁偷看谁	93
铭贤迁北领着头搬	95
热中改革逼父戒酒	97
六十年前谈性教育	99

有何缺点心慈手软	102
一生钦仰九位人物	105
三位师友引为知己	108
体操、洋操与兵操	113
词锋犀利舌辩滔滔	115
交文案震撼山西省	118
铭贤义勇宣讲团	120
三千两免太谷糜烂	122
组织革命军政分府	126
娘子关上力抗清军	128
革命、宗教与教育	131
圈儿学校三长一短	133
铭贤学生都有味道	136
渐入佳境与尚德堂	137
大庇欢颜聊以自娱	140
党史资料一页史实	143
组成了中美同盟会	145
国父游井口头之约	149
在东京结识宋霭龄	150
良缘缔就长女诞生	152
匹克尼克跑到河里	154
洪宪称帝通电反对	156
赤臂露腿成何体统	158
张作霖拉他到东北	160
响应五四慷慨激昂	163
做大官与做大事	167
阎锡山聘为参议	170

以工代赈全活无算	172
惠济斯民险乎折腿	175
整理村范宣讲六政	178
从政之前功在社会	181
附录一：铭贤学校史略	183
附录二：孔祥熙早年在太谷	赵荣达 187
对《孔祥熙早年在太谷》一文的订正和 补充	张正明 靳 珊 196
附录三：我对于孔祥熙的点滴见闻	武渭清 199

山西太谷金融中心

有清一代,中国金融事业的中心,系在山西省心脏地带的一座小城,榆次西南太谷县。这是古今中外从所未有,而且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一项特殊事例。太谷不是商埠,并不具备建立现代工业的任何条件,它是一个交通不便、物产稀少、人口寥寥、僻处内陆的县份,以这样一处地方居然能够创设许多信用卓著、规模宏大的票号,掌握全国的金融汇兑,代替发挥银行功能,前后垂两百余年,确为一大奇迹。

在票号荟萃之区的太谷,最大的一家名为“志成信”。志成信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要

埠。志成信的重要股东之一，及其庞大事业的主持人，历来均为至圣先师孔子后裔，落籍太谷的孔家。

孔子的这一支脉，从山东曲阜故乡迁徙山西，时在明朝万历年间。有孔子的第六十二代裔孙孔宏开，他中了进士，被派到山西去做官，曾经当过黎城、交城等地的知县。他很不幸的病死在任所，而且极可能他是一位廉洁的官员，因为，当他病逝以后，纵使只有一省之隔，他的遗孀和遗孤——九岁和六岁的两个男孩，竟然无以营葬，更凑不出旅费扶柩回乡。以中国的官场情形而论，像这样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孔宏开的遗骸，结果是由当地士绅基于召伯甘棠之思，醵资为之卜葬。孔宏开的夫人带着一双孤儿，也就在山西落籍。

流寇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亡了。山海关外的清兵逐走李自成，平定全国，爱新觉罗福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汉人将满人称做鞑虏，处处流露反抗意识。孔宏开夫人即曾告诫她的儿孙，在清朝统治之下决不应试，决不做官。因此，当这两兄弟长大，他们虽然家学渊源，弦歌不辍，两兄弟都是满腹经纶，但却懔于慈命，一生不曾赴考，遂以经商谋生。

弟弟孔问复懋迁有术，发了点财，便由交城迁往太谷居住，他的后代子孙繁衍，家道日富。到清朝乾嘉年间，即已成为太谷的名门望族。

清朝统治中国年湮代远，四海承平已久，种族的观念渐渐泯灭，孔家子弟便也有人去应试做官，从此科举蝉联，门楣光大。可是传到了第七十二代，一位自幼聪颖过人的孔宪昌，他十六岁应童子试，得第一名；二十七岁他再应乡试的时候，因为和同邑的童生文名相埒的亚圣后裔孟洋竞争名次，孟洋的字写得比他好，他便焚膏继晷，埋头苦练，恶性补习的结果，由

于体质孱弱，用功过度，他未能支撑到终场，便当场咯血，扶病告退。为这一次的半途而废，他很愧怍，也很悔恨，因而使他旧疾复发，竟致一病不起。易簪之前，他拉住他九岁孩子孔庆麟的手，说出了他所立的家法：

“读书所以致用，凡是我的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举，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

于是，孔家子弟又跟科举和官场绝缘。

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曾经大展懋迁长才，当了“志成信”票号的经理，后来他把事业交给他的长侄，亦即孔宪昌的长子孔庆麟，字瑞棠，这又是一位魄力雄厚，精明强干的事业家。在孔庆麟的手上，他使孔家事业迅速扩张，自己另行开设了一家“义源盛票号”，经营金银买卖与汇兑，兼办苏广杂货。这位高瞻远瞩，手笔奇大的金融巨子，为了扩充业务，经常风尘仆仆，奔走全国各大商埠，而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如奇迹般的，陆续创办了在北京保险为官商护送现银的“志一堂”镖局，专做存放款业务的“会通盛”，从事汇兑，无远弗届的“会通远”，在广州、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太谷间以统营药材为主的“广茂兴”，此外尤有源自北京的“义合昌”，设于沈阳的“源泉溥”，以及以后在太谷从别人手中买过来的“三晋源”。

善念心田学吃亏事

这许多金融机构和商业单位，在全国冲要地区，大都设有分支机构。远者如蒙古之库伦，新疆之迪化，乃至安南（现在的越南）的西贡。至于义合昌在日本所成立的支店，独家经营中日间汇兑业务，则更为日本许可外商设立分号的第一家。

至此，太谷孔家成为山西首富，孔庆麟更是全国性的金融实业界的领袖。

孔庆麟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他教育子女，恪遵祖训，延请名师授课，黽勉用功读书；但是一旦儿孙辈年龄稍长，学有专长，他便派他们到各事业机构，让他们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一路升迁到主持全局。

为免官府风习，侵袭门庭，孔庆麟又定下一条不具文的家法：他择媳的条件是缙笏人家的千金小姐，一概不敢高攀，他宁可选那些家世比自己略微差些的，有以确保俭朴淳厚的家风。嫁女儿则不在此例。

孔庆麟常年为事业繁忙，一年之中，难得回家住几个月，他为晓谕儿孙，如何做人处世，特地亲撰一副对联，悬在大客厅里，用代家训。对联上写的是：

“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额是：“虚心味道。”

这一额一联，后来被他的爱孙孔祥熙带到他一手创办的太谷杨家庄铭贤学校书房，作为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在孔庆麟“学而优则商”的大原则下，他的长子孔繁泰，死得较早，还不曾独当方面；次子孔繁恩，是志成信西北区的总经理；三子孔繁慈独以文笔擅胜场，先在北京义合昌担任总文案，后来奉父命回太谷主持义成源和三晋源；四子孔繁忠，则为北京义合昌总帐。唯独最小的儿子孔繁杏，长到十六岁的时候，天资文藻，下笔成章。他三姐夫贾家的一门姻亲，太谷杜家，科第满门，功名最盛。杜家的老三杜瑞联，进士出身，并且当过云南巡抚。杜瑞联在贾家见到孔繁杏，认为他有抡元之才，而拘泥祖训，一辈子不去博取功名，未免太可惜，因此一

再的掇促他去应试。孔繁杏难免怦然心动，却是依旧不敢，热心肠的杜瑞联终于挺身而出，代为报考。果然孔繁杏一举成名，中了第一名秀才。那年孔庆麟从广东回家，知道了这件事，竟仍赫然震怒，痛责孔繁杏悖违祖训，但却禁不住杜瑞联再三苦劝，往后还是让他步入仕途。孔繁杏曾被分发直隶（今河北），以知县任用，他又读过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后任过保定藩台衙门承审官，新城、大城、盐山、榆次等县知事，还跟北洋军阀吴佩孚合组过孔教会，被推为会长。

孔庆麟虽则有五男三女，但是他的下一代，却又人丁单薄。他的长次二子，只生了一双男儿，都是克绍箕裘的经营票号的商人，不幸先后少年物故。三子繁慈，有子女各一，儿子便是孔祥熙，女儿名叫孔祥贞。此外五房孔繁杏也有个儿子叫孔祥珍，字聘之，因为奔走革命，辛亥年被清军枪杀于河北保定。

由于长年旅游，见多识广，孔庆麟在咸同年间的旧式商人之中，称得上是一位胸襟豁达，卓犖不群的开明进步分子。他富而不骄，自奉俭约，却又能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每年回家，他都要遍询城乡，探访亲友，问问有没有什么公益之事，或者是天灾人祸，鳏寡茕独，需要他的一臂之助？因此，他一向有善人的美誉。他也很希望他的子孙，能够亦步亦趋，永保克己待人，衷心行善的家风。

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字和亭，前清贡生，治经谨严，写得一手好字。他平生最推崇孟子，因为在他的意下孟子能够领会孔子“吾道一以贯之”，而综摄夫子之道“忠恕”二者。他训诫子女，教导学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几乎是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

孔繁慈为人谦抑谨厚，他洁身自爱，孝友可风，很能博得

地方人士的推许。在他的身上，似乎读书人的气质，要比较浓些。孔繁慈娶妻庞氏，太谷东山底人，和孔家一样，也是“亦儒亦商”的大户人家出身，她在十八岁的那年和孔繁慈结婚。

井儿院里一举得男

孔家世居太谷程家庄，距离太谷西门五里多路。这一个村庄，只有一百多户人家，但是每一家的建筑，都是雕梁画栋，肯构肯堂，非常的华丽考究，这在中国内地的一般村落里是极其罕见的。原因是村中都是经营票号的巨商，家家有钱，却又安土重迁，不愿搬到城市里住，于是便在原籍建起最漂亮的房子，同时，也带来各式各样的享受。

像这样的渠渠华屋，孔家一共有九幢，其中一幢有井，名“井儿院”，那便是孔繁慈和庞氏的住所。逊清光绪六年（1800）阳历9月11日（阴历八月初七，星期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是一个啼声洪亮，白白胖胖的男孩，“一举得男”，两夫妻高兴之至，给他取个名字——祥熙（字庸之），他是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孙。

孔子、孟子、曾子，圣贤道统，一脉相承。三位先圣先贤，又都是山东老乡。因此这三姓世系排行，在谱牒上是齐同一致，毫无差异的。譬如，孔、孟、曾三大家族，自第六十六代到第八十五代，世系排行便同样的是下列二十个字：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由此一望可知，本传的主人翁孔祥熙是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孙，他比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要高两辈。

同住在井儿院的，是孔庆棠的全家，他五个儿子全部成家

立业,但是始终住在一起,五房儿媳,十七个孙子女,富足安乐的大家庭里融融泄泄,整天都是笑语欢声。孔祥熙的幼年非常之幸福,仅只在他三岁那年,母亲快生妹妹了,一名婢女一时照料疏忽,让他摔了一跤,跌伤了额头。当他头破血流,全家上下又急又怒,交口指责那个小丫头,贤淑仁慈的庞氏挺身而出,承认那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从此佣人们对她格外的敬重。

1883年,孔祥熙的妹妹诞生,取名祥贞。

孔祥熙由他母亲亲自为之启蒙,最早念的一本书是《三字经》,接下来便读《论语》。

光绪十二年(1886),孔祥熙六岁,孔祥贞三岁,庞太夫人逝世,给这个和乐美满的家庭,带来重大的打击。孔繁慈和他的夫人恩爱弥笃,经此打击简直有点心灰意懒。有人劝他再娶一门亲事,他却矍然而起,坚予拒绝,他说:

“一个人既有子女,就不该再娶。因为与其再娶而使家庭不安,不如自己抚养子女的好。”

夫人死后,住在井儿院,触景生情,倍增伤感。孔繁慈将丧事办理完竣,又摒挡了些家务,他便带着孔祥熙,从此放弃了他前途光芒万丈的商业生涯,到距离县城西南十五里的南张村,设一间私塾,招收八九名蒙童,让孔祥熙做了塾里最小的学生,便这么达成了他“教学相长,诲人不倦”夙昔志趣,当了一名塾师。他的学生渐以情不可却,陆续增加到三十多人,如此“客串消遣”式的教读生活,孔繁慈甘之如饴的过了四年。

由于孔繁慈是一位饱学的通儒,课子綦严,孔祥熙在私塾里,并不以塾师的爱子而受丝毫优待,背书、习字、开讲,一切按照塾中的规定,从六岁到十岁,孔祥熙很扎实的打下了国学

根基。

孔祥熙自小服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两句至理名言，他对《诗经》、《礼记》最有研究兴趣。当他去念教会学校的时期，每次放学回家，他仍然请他父亲特别为他讲授《诗》与《礼》。后来他留美学成归来，他自己也曾教过《诗经》、《礼记》的课程。

脖子长疮进洋医院

当孔祥熙诞生之年，为我国创办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美国传教师丁嘉立博士到了山西，开拓了山西的传教事业；十年后，连太谷小城，都建立了教堂、学校与医院。光绪十六年（1890）孔祥熙十岁，在那一年的秋天，他突然生了疥腮，其实是耳下腺发炎，山西人俗称“虾蟆瘟”。头一次请中医来开药敷治，过几天就好了。不意忽又在脖子上生疮，请了好几位中医师，吃药敷治一概无效，烂疮仍在继续的蔓延。他父亲着急万分，为了赶快给他治好，孔繁慈下定决心，要把孔祥熙送进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

外国人初在中国内地传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因为受到“尊王攘夷”说的影响——中国士大夫从春秋时代便发皇了这种牢不可破的偏窄种族思想，因此很自然的有着排外心理，他们始终不肯和外国人接近，对于外国人一向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于是外国人传教和服务的对象，就只剩下一般平民和贫苦的百姓，孔祥熙是至圣先师的后裔，书香门第，全国金融领袖的孙儿，名贡生的儿子，照说，他决无可能和基督教发生关连，然而，他竟成了中国世家子弟，高级知识分子中，成为基督教徒甚早之一人——基督教对于他一生的学问与志业，

具有十分重大的关系。何以故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便由于他在十岁那年，颈子上生了难治的疮。

孔祥熙将被送入洋人开设的医院，几乎所有的亲友都表示反对，但是，在孔繁慈焦灼彷徨，眠食无心的情况下，反对者的论调，确实不便公然提出。孔繁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等于他的生命，孔祥熙的疮既然群医束手，谁又能阻止他的父亲“急病乱投医”？

刚开始去洋人医院看病的时候，孔祥熙对于金发碧眼的洋人，犹然心存畏惧。基于此，当医生嘱他住院治疗，他断然不肯。洋医生无可奈何，只好请他每天来一趟，门诊。

仁术医院开设在太谷南街，距离程家庄孔家六华里多路，每天往返，虽有轿马，总觉不便。更有一层，孔祥熙渐渐的不怕洋人了，仁术医院的医师，系由传教士兼任的美国人高氏，当地居民大都尊称他为高先生。高先生和其他的医护人员，晓得孔祥熙是名门之后，财东独子，又是孔圣人的嫡裔，他们认为从孔祥熙的身上，或可开辟新的传教世界，因此，对待孔祥熙格外的亲切和蔼，彬彬有礼。孔祥熙每天一趟，接连去看了两星期的病，他的观念于是有所改变。起先，他有彼金发碧眼儿，亦犹人耳的想法，过些天，更为传教士们免费施医，热心服务而深切感动。一日，高先生很委婉的问他：

“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医院里来住几天？这样，你的病就会很快的痊愈。”

当时，孔祥熙颇感盛情难却，他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果然，只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疮口便全部平复，他欢天喜地回到家里。

在医院住院时期，医师、传教士、护士，每一个人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们忙着为孔祥熙做这做那，陪伴他，或者是讲故事。